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文集目錄

須溪先生劉 金是五

卷之一

天狗賦

鵬賦

朝獻太清宮賦

有事于南郊賦

封西嶽賦

唐興縣客館記

秋述

東西兩川說

卷之二

華州試逸士策問 五首

奉謝口勅狀

進鵬賦表

進三太禮賦表

朝享太廟賦

進封西嶽賦表

畫馬讚

雜述

說旱



薦岑參狀

王使君論巴蜀表

畫太乙天尊圖文

祭外祖祖母父

杜氏墓誌

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郭使君滅殘寇狀

柏都督謝上表

祭遠祖當陽君文

祭相國房公文

盧氏墓誌

目錄終

杜工部文集卷之

天狗賦

并序 年譜云按之公序示天寶六年載詔天下有一獸者至豐坊作人狗賦又按長安東驪山有溫泉水浴可愈疾初秦始皇初石起室漢武帝又外修飾唐正觀間建湯泉宮咸亨間改溫泉宮天寶六年載改華清宮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每歲十一月上巡幸焉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尚恨其與凡獸相近

澹華清之莘莘漠漠而山殿戍削縹與天風岫乎迴薄上揚雲  
猶兮下列猛獸夫何天狗嶙峋兮氣獨神秀色似後猓小如猿  
狃忽不樂雖萬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能知其去就向若鐵柱  
歌而金鏤斷兮事未可救瞥流沙而歸月窟兮斯豈踰晝日食  
君之鮮肥兮性剛簡而清瘦敏於一擲威解兩闔終無自私必  
不虛透嘗觀乎副君暇豫奉命于畋則蚩尤之倫已脚渭乾涇

提挈丘陵與南山周旋而慢圍者戮曾禽有所穿伊鷹隼之不  
制兮呵犬豹以相纏蹙乾坤之翕習兮望麋鹿而飄然由是天  
狗捷來發自於左頓六軍之蒼黃兮劈萬馬以超過材官未及  
唱野虞未及和罔髀矢與流星兮圍要害而俱破泊千蹄之迸  
集兮始拗怒以相賀真雄姿之自異兮已歷塊而高卧不愛力  
以許人兮能絕甘以爲大貽既而群有噉咋勢爭割據垂小亡  
而大傷兮翻投跡以來預劃雷殷而有聲兮紛膽破而何遽似  
瓜牙之便秃兮無魂魄以自助各頹耳低徊閉目而去每歲天  
子騎白日御東山百獸踈蹌以皆從兮四猛乞銛統乎其間夫  
靈物固不合多兮胡役役隨此輩而往還惟昔西域之遠致兮  
聖人爲之豁迎風虛露寒躰蒼螭軋金盤初一顧而雄材稱是  
兮召羣公與之俱觀宜其立閭闔而吼紫微兮却妖孽而不得  
上千時駐君之玉輦兮近奉君之渥歡使臭麴而誰何兮備周  
垣而辛酸彼用事之意然方匪至尊之賞開仰千門之峻嶒兮  
覺行路之艱難懼精爽之衰落兮驚歲月之忽殫顧同濟之甚  
少兮混非類以摧殘偶快意於校獵兮尤見疑於躡捷此乃獨  
步受之於天兮孰知羣材之所不接且置身之暴露兮遭縱觀  
之稠疊俗眼空多生涯未愜吾君僕憶耳尖之有長毛兮寧久  
被斯人終日馴狎已

進鵬賦表

年譜云天寶九載公在京師嘗  
進鵬賦在進三大禮賦之先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復昭耀於  
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  
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  
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  
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其衆  
矣唯臣衣不蓋躰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安敢

望仕進乎伏惟天子哀憐之明主僕使執先祖之故事按泥塗  
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沉鬱  
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舉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  
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爲鵬者鷲鳥之殊特搏擊而不  
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  
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  
聰矣不揆蕪淺謹投延恩勵進表獻賦以聞謹言

鵬賦

當九秋之凄清見一鶚之直上以雄材爲己任橫殺氣而獨往  
稍稍勁翮肅肅遺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  
日之指掌伊鷲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此鵬之太略也若乃  
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稟文冥陰乘甲子河海蕩滴風雲亂起

雪涸山陰冰纏樹死迷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充  
腸夕違其所止頗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祿杙  
待尤者而綱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姿之所擬歛捷來於森木  
固先繫於利莆解騰攫而竦神開網羅而有喜獻令之課數備  
而已及乎閩隸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攣之掣曳  
挫豪梗之飛翻識眩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珠飾  
呈於至尊搏風槍鼎用壯旌門乘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  
闊霜仗喧繁觀其夾翠華而上下卷毛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  
落引塵沙而晝昏豁堵墻之榮觀棄功效而不論斯亦足重也  
至如千年孽狐三窟狡兔恃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迴惑  
我往來趨趨我場圃雖青青散戴角白鼻如瓠蹙奔蹄而俯臨  
飛迅翼而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遽屢攬之而穎脫便有若  
於神助是以嘒孝其音颯爽其慮續下繡而繚繞尚投跡而容

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而就擒亦造次而難去一奇卒  
獲百勝昭著夙昔多端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鷓鴣鴉  
之倫莫益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乃  
不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為隣彼壯夫之慷慨假強敵而  
逡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復臻忽隔天路終辭水濱寧掩  
羣而盡取且快意而驚新此又一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立  
骨如鐵目通於腦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  
間寒風凜冽雖趾躄千變林嶺萬穴擊叢薄之不開突杈枒而  
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烏攫之黨罷  
鈔盜而潛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虛墜豈非虛陳其力叨竊其  
位等摩天而自安與搶榆而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  
絕壑暮起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截泉養子青冥倏爾  
年歲茫然闕廷莫試鈞爪空迴斗星東維儼割鮮於金殿此鳥

已將老於品高

### 進三大禮賦表

年譜云按文宗天寶十載正月八日壬辰  
朝獻大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南寧于  
南郊公時在京師進三大禮賦上  
高之命待制集賢院元召試文官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羣而處  
浪跡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  
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及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  
以此知分沉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汗默以漁樵之樂自遣  
而已頃者竇樂都市寄食朋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  
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  
浸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迷者之意然詞理野質終  
不足以拂天聽之宗高配史籍以求久恐倏先徇馬遺恨九原  
謹稽首投延恩匭獻納上表進明王朝獻大清宮朝享太廟有  
事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朝獻太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宗揚  
休明年孟陬將摠大禮以相籍越奔倫而莫禱歷良辰而戒吉  
分祀事而孔脩營室主夫宗廟乘輿備乎亮裘甲子王以昧爽  
春寒溥而清浮虛闔闔逗蜚尤張猛馬出騰虬指炭惑隨苑頭  
風伯扶道雷公挾輶通天台之雙闕警滇漲之十洲浩劫礪  
萬仙颺颺歛臻于長樂之舍鬼入乎崑崙之丘太一奉引庖犧  
左右堯步舜趨禹馳湯驟鬱閼宮之律萃圻元氣以經構斷紫  
雲而竦牆撫流沙而承雷紛墮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浪繡森青  
冥而欲雨灑光炯而初晝於是翠蕤俄的藻藉舒就祝融擲火  
以焚香溪女捧盤而盥漱羣有司之望幸辨名物之難究瓊漿  
自間於染盃羽客先來於介冑燦聖祖之諸祉敬雲孫而及此  
詔軒轅使合符勅王喬以視履積昭感於嗣續匪正辭於祝史  
若盼蠶而有惠肅風颺而乍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  
擬雜珮於曾巔孔蓋歌以颯纒中澁澁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  
上穆然注道爲身覺天傾耳陳僭號於五代復戰國於千祀曰  
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爲仲達所愚鑿齒其俗窳窳其孤赤  
烏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負其圖伊神器臬兀而小  
人响喻曆紀大破創夷未蘇尚攫拏於吳蜀又顛躓於羯胡縱  
羣雄之發憤誰一統於亨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殊比  
聰廡及堅特渾貌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梟呼各擁兵甲俱  
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緝茲  
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煬帝終暴叔寶初襲編簡尚新義  
旗爰入既清國難方覩家給竊以爲教子自誣敢貞乎五行攸  
執而觀者潛語或喜至於泣鱗介以之鳴簾昆蛟以之振蟄感  
而遂通罔不具集乞神光而紺闕羅詭異以戢春地軸傾而融

曳洞宮儼以疑爰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威遲而  
不去鯨魚屈矯以相吸掃大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挹則有虹  
蜺為鈎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崆峒素髮漠二至精濃二條  
弛張於巨細觀披寫於心曾蓋脩竿無隙而及席已容裂手中  
之黑簿睨堂下之金鐘得非擬斯人於壽域明返撲於玄蹤忽  
翳日而翻萬象却浮雲而留六龍咸驚喜蹈而壯茲應終蒼黃而  
昧所從上猶色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道陵等洎左玄君者  
前千二百官吏謁而進曰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土配  
君服宮尊臣商起數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鐘冠八音  
之首太昊斯啓青陸獻千春之祥曠哉勤力耳目宜乎大帶齊  
裳故風后孔甲充其佐山稽岐伯翼其傍至於易制取法足以  
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  
監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降素車終勤恤其後有客白馬固漂淪

不忘伊庶人得議寔邦家之光臣道陵筆試本之於青簡探之  
於縹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於老氏好問自久宰我同科於季  
康敢撥亂返正乃此其所長萬神開八駿迴旗掩月車奮雷鸞  
七曜燭九垓能事穎脫清光大來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  
以自得况是蹴魏踏晉批周抉隋之後與夫更始者哉

蔡條西清詩話云少陵文自古奧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  
之水比之立心豈易乎翻萬象却浮雲而留六龍乃奔騰亂以  
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磊落驚人或言天韻者殆不可  
讀是大不然蘇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折東飛  
雨過江來蓋出於此也嚴有翼藝苑雌黃云秦少游嘗言  
人才各有所長分限於此也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  
讀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也余  
此觀西清詩話乃不然此說云杜少陵文自古奧所率數  
語出朝獻大清宮賦誠磊落驚人此謂之有韻之作可乎  
切意少游所謂無韻不可讀者不過誤伐木詩序之類而  
已後山詩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  
各有休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擢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者五年而

天下始一歷三朝而勦力令庶績之大備上方采厖俗之謏  
稽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  
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之蕩汨荒歲月而涕渭衮服紛二朝  
廷多閨者仍亘乎晉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歇曠千載而無  
真人及黃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  
缺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各異惟神斷繫之  
於是本先帝取之於義壬辰既格于道祖乘輿即以是日致  
齋於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繼天之質具禮有素六  
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知豐年則多而筐筥甚實既而  
太尉參乘司僕扈蹕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淳  
古士卒精一黜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華於外戶  
曙黃屋於通術氣淒淒於前旒光靡靡於嘉粟階有賓作帳  
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合律筍簟

佗以碣磻干戚死而婆娑鞀鼓填篋爲之主鍾磬竿瑟以之  
和雲門咸池取之至空桑孤竹貴之多八音脩通既比乎旭  
日升而氛埃滅萬舜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  
飛而亥甲崢嶸以岳峙豈不敢去而鳴珮劍燭以星羅已而  
上乾豆以登歌美休成之既饗璧玉儲精以稠壘門欄洞豁  
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熙事莽而充塞  
羣心虞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  
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死配貴神之列則殷劉房  
魏之勲是可以中摩伊吕上冠夔高代天之工爲人之傑丹  
青滿地松竹高節自唐興以來若此時哲皆朝有數四名垂  
卓絕向不遇反正撥亂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  
注意生靈之切雖前輩之溫良寬大豪俊果決曾何以措其  
筋力與韜鈴載其刀筆與喉舌使祭則與食則血若斯之盛

而已爾乃直于主索于祊警幽全之物散純道之精蓋我后  
常用惟時克貞管以蕭合酌以茅明燬以慈告祝以孝成故  
天意張皇不敢殄其瑞神姦安帖不敢秘其精而撫絕軌享  
鴻名者矣于以奏求安于以奏王夏福穰穰於絳闕芳霏霏  
於玉擘沛枯骨而破聾盲施殒胎而逮鰥寡園陵動色躍在  
藻之泉魚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禎祥可把曾  
宮獻歆陰事儼雅薄清輝於鼎湖之山靜餘響於蒼梧之野  
上宵然漠二惕然兢兢紛益所慕若不自勝噉牙旗而獨立  
吟翠駮而未乘五老侍祠而精駭千官逖聽而思凝於是丞  
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澆訛散淳樸登尚猶日慎  
業二孝思丞丞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外徵如此之勤恤  
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且如周  
宣之教親不暇孝武之淫祀相仍諸侯敢於迫脅方士奮其

威稜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憑又非陛下恢廓緒  
業其瑣細亦曷足稱丞相退上謁天躋地授綬登車伊鴻涸  
槍纍先出爲儲胥本枝根株乎万代睿想經緯乎六虛甲午  
方有事於采壇紺席宿夫行所如初

有事於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美  
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崇禋祀先是春官條  
頒祇之書獻祭天之紀令泰龜而不昧俟万事之將覆掌次闕  
繩邱之則封人考墳宮之旨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  
乎懸位之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然  
若有所聽又齋心於宿設將盥食而匪寧旌門坡陀以前驚發  
騎反覆以相經頓曾城之軋軋軼万户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  
浴日上而如萍制翠旒於華蓋之角擘黃屋於鈞陳之星神仙

戍削以落羽翹翹幽憂以固高軌峻慄華擺涓掉涇地回回而  
風淅淅天泱泱而氣清清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荆門巫峽玉帛  
清迴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霈然乃作翳夫鸞鳳將至  
以冲融寥廓不可乎彌度聲明通乎純粹溟滓爲之垠堦駟蒼  
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鳥攫而黜膠徒有勢於殺縛朱輪  
竟野而杳冥金錢成陰以結絡吹堪輿以軒輕槍寒暑以前却  
中營密擁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熊羆弭耳以相舐虎豹高  
跳以虛攫上方將降惟宮之緜縞屏玉軼以蠖略人門行馬以  
拱乎合沓之場皮弁大裘始進於穹崇之幕衝牙鏗鏘以將集  
周衛輶輶而咸若月窟黑而扶桑寒田燭稠而曉星落肅定位  
以告索謫嚴上而清超雲齒齒以張蓋春歲彘而建杓簪裾斐  
斐樽俎蕭蕭方回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  
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  
神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水之上  
越席疏布之側必取先於稻秫麴蘖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  
之飾雖二牲八簋豐備以相泐而蒼璧黃琮實歸乎正色先王  
之不業繼起信可以求其昭配羣望之徧祭在斯示有以明其  
翼戴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從乎節奏以進退韶夏濩武采之  
於訓謨鍾石陶匏具之於梗槩變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砰礚  
英華發外非因乎筍簾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之大既而  
腠脣胫胷柴燎蜜塊騶若擘赫葩斜晦漬電纏風升雪颯星碎  
拂勿佻淡眇溟蓰濟聖慮岑寂玄黃增霈蒼生顯昂毛髮清籟  
雷公河伯咸駭駭以脩聳霜女江妃乍紛紛而掩曖執紘秉翟  
朱干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翠旌神光倏斂祀事虛明於是漭漭  
乎渙汗紆餘乎經營浸朱崖而灑朔漠洶陽谷而濡若英若日艾  
涕而童子儻叢棘圻而徃年傾是率土之濱覃醑醪以涵涼非

奉郊之縣獨宴慰以縱橫玄澤淡沔乎無極殷薦綢繆乎至精  
稽古之時隻應符而合契聖人有作不逆寡而雄成爾乃孤卿  
侯伯雜羣儒三老儼而絕皮軒趨帳殿稽首曰臣聞燧人氏已  
往法度難知文質未變太昊氏繼天而王根啓閉於厥初以木  
傳子攄終始而可見洎虞夏殷周茲煥炳葱蒨奏失之於狼貪  
蠶食漢綴之以蛇斷龍戰中莽茫夫何從聖畜縮曾不眷伏惟  
道祖視生靈之磔裂醜害馬之蹄齧呵五精之息育考正氣之  
無輟協夫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挈累聖昭洗中祚觸躐氣慘  
黷乎脂夜之妖勢迴薄乎龍蛇之孽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  
天闕不敢旅拒鬼神爲之嗚咽高衢騰塵長劍吼血尊卑配宇  
縣刷插紫極之將頽拾清芬於已缺鑪以之仁義鍛以之賢哲  
睨祖宗之歌光卷夷狄之影撇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  
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爲稷高王綱近古而不軌天聽貞觀以高  
揭蠹爾差僭粲然優劣宜其課密於空積忽微刊定於興廢繼  
絕而後覩數統從首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筭外一字千金而  
不滅上曰吁昊天有成命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宴用素  
撲以守于嗟乎麟鳳胡爲乎郊藪豈上帝之降鑒及茲玄元之  
垂裕于後夫聖以百年爲鷄鶩道以萬物爲芻狗今何以茫茫  
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端策拂龜於周漢之餘緩視闊步於  
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  
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  
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  
爲寶增怵惕以致孜孜况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之歸

後村詩話云前人謂杜詩冠古今而先讀者不可讀又謂太白  
白律詩殊少此論施之小家數可也余觀杜集無韻者惟夔  
府詩題數行頗艱澁容有誤字脫簡如太祀三賦沉著痛快  
井鉤章棘句者所及太白七言近體如鳳凰臺五言如憶舊  
監哭紀叟之作皆高妙未嘗細考而輕爲說論者之通串  
韓退之嘗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

氣之与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与聲之高下皆宜此論最親切李杜是其甚氣魄豈但王於有韻及古體乎

### 進封西嶽賦表

年譜云天宝十二載公在京都進封西嶽乃傳封至是年公始進此賦而請封也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明時嘗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事于郊廟幸得奏賦待制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然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以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於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在臣光榮雖死萬足至於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復未知何以上答聖慈明臣子之效况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糞土而所懷冥冥孤負皇恩敢據竭憤懣領略不則作封西嶽賦一首以勸所觀明主覽而留意焉先是御製嶽碑文之卒章曰待余安人治國然後徐思其事

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人安是已今茲國富是已况符瑞翕習福應交至何翠華之脉脉乎維嶽固陛下本命以求嗣業維嶽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又不可寢已伏惟天子需然留意焉春將披圖視典冬乃展采錯事日尚浩闊人匪勞止庶可試哉微臣不任區區懇到之極謹詣延恩匭獻納奉表進賦以聞

### 封西嶽賦

并序

上既封太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于太原還于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冬巡幸溫泉而已聖主以為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於岱宗可矣故不肯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崑崙親射蛟於江水始為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况行在供給蕭然煩費或至作歌有慙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吏甚非主上執玄祖醇醲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代則蓋上

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庸愚竊以古者疆場有常處贄見有常儀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動乎車輿而人不愁痛矣雖東岱五嶽之長足以勒崇垂鴻與山石無極伊太華最為難上至於封禪之事獨軒轅氏得之夫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其餘或蹶踣風雲碑版祠廟終么麼不足追數今聖主功格軒轅氏業纂七十君風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華近甸也其可恧乎比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時義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而守闕者亦百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頃或詔厥郡國掃除曾顛雖翠蓋可溥乎蒼穹而銀字未藏於金氣臣庸誠溥劣不勝區區吟詠之極故作封西嶽賦以勸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觀聖意因有感動焉為其詞曰

惟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嶽覽八荒御白帝之都見金天之王既刊石乎岱宗又合符乎軒皇茲事體大越不可載已先

是禮官草具其儀各有典司俯叶吉日欽若神祇而千乘萬騎已蠖略佞倭屈矯陸離唯君所之然後拭翠鳳之駕開日月之旗撞鳴鐘發雷輜辨格澤之修竿決河漢之淋漓殲天狼之威弧墜魍魎之霏霏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明夾轂昌寓侍衣山靈秉鉞而踉蹌海出護蹕而參差風馭冉以縱壘雲螭縶而遲蛄地軸軋軋殷以下折原隰草木儼而東飛岐梁閃倏以覆而天府載萬侯之玉尚方具左纛黃臺已焜煌於小足矣乘輿尚鳴鸞輿儲精澹慮華蓋之大角低回北斗之七星皆去屆蒼山而信宿屯絕壁之清曙既臻夫陰官犀象辟兀戈鋌悉宰飄飄蕭蕭洶洶如也於是大一抱式玄冥司直天子迺宿被齋就登陟駢素虬超崩勞天語祝而不可知代欲聞而不可得柴燎上達神光充塞泥金乎齒音之南刻石乎青冥之北上意由是茫然延降天老與之相識問太微之所居稽上帝之遺則烟

弭節以徘徊撫八紘而蹶黑忽風翻而景倒澹殊狀而異色罔  
若褰祛開帷下辨宸極者久之雲氣翳以迴複山呼業而未息  
祀事孔明有嚴有翼神保是格時萬時億爾乃駐飛龍之秋秋  
詔王芻以中休觀羣后於高掌之下張大樂於洪河之洲芬樹  
羽林奏不可收千人舞萬人謳騏驎踳踳而在郊鳳皇翳跋而  
來遊雷公伐鼓而揮汗地祗被震而悲愁樂師拊石而具發激  
越乎遐陬羣山爲之相嶮萬穴爲之倒流又不可得載已久而  
景移樂闋上悠然垂思曰嗟乎余昔歲封太山禪梁父以爲王  
者成功已纂終古嘗鑿前史至於周穆漢武豫遊寥闊亦所不  
取惟此西嶽作鎮三輔非無意乎頃者猶恐百姓不足人所疾  
苦未暇瘞斯玉帛考乃鍾鼓是以視嶽於諸侯錫神以享土豈  
唯壯設險於甸服報西成之農色亦所以感一念之精靈答應  
時之風雨者矣今茲家宰庶尹醇儒碩生僉曰黃帝顓頊乘龍

遊乎四海發軔匝乎六合竹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泰華最  
爲難上故封禪之事鬱沒罕聞以余在位發祥墮祉者焉可勝  
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用塞雲臺之議矧乎殊方奔走萬  
國皆至玄元從助清廟獻歆也臣甫舞手蹈足曰大哉燦乎真  
天子之表奉天爲子者已不然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  
彼七十二君又疇能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功罔不克成  
放百靈歸華清

畫馬讚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驩駘老大駮裏清新魚目瘦腦龍文長身  
雲垂白肉風颺蘭筋逆能蕭疎高驤縱恣四蹄雷電一日天地  
御者閑敏去何難易愚夫乘騎動必顛躓瞻彼駿骨實惟龍  
媒漢詞燕市已矣茫茫哉但見駕駘紛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  
雄才公自注穆天子傳

唐興縣文館記

年譜云元正年公在成都修唐興縣

州唐興縣宰王僧也公嘗為唐興縣宰其名公也唐興縣在唐初改為唐興縣在唐初改為唐興縣

中興之四年王潛為唐興宰脩厥政事始自鰥寡惇獨而和其封內非侮循二不畏險虜而行而一咨于官屬于群吏于眾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漏下濕吾人猶不其其居以容四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成曰誕事至濟厥載則達觀于大壯作之閉闕作之堂構以承國宗高廣大踰越傳舍通梁直走鬼將墜壓素柱上承安若太山兩旁序開發洩霜露潛靚深矣步欄復雷萬瓦在後匪升腹為貫踈達為迴廊南注又為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脩竹茂樹挾右階于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贖財

人不待子來定不待方中矣宿息并樹或相為賓或與之毛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某無以栗階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俎四方之使至則曰子貺某多矣敢辭贄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為人皆曰我公之為人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斂乃至於館之醯醢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闕辦於私廐君豈為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臺榭是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護高枕乎其誰不病吾人矣玼瑕勿念生何以為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先覺矣杖之友朋歎曰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怒癡者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君君佳公之命也余何能為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已

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之德也府君之德也  
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  
為是曰辛丑歲秋分大節二小節  
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節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進賢賢乎則曾  
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闕大固必能伸  
於知己今聞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颺也是何面目冀冀常  
不得飽飯喫曾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  
侯深拒於汝乎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  
雖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請誦詩浮名  
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  
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遭辭工於猛猛放蕩  
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為聞人而已以我為益友而已叔卿靜  
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以太山冥冥碎以

高泗水潏二瀾以清悠二友生復何時會于王鎬之京載飲  
我濁酒載呼我為兄

秋述年譜云天宝十載公在京有秋述一首時霖雨積旬留屋宇多壞西京尤甚

秋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  
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揚子雲  
草玄寂寞多為後輩所襲近似之矣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  
卒雖朱門之塗泥士子不見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  
魏子獨踞二然來汗漫其僕夫夫又不假蓋不見我病色適  
與我神會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趣順故  
也子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文  
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噫所不至於  
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未息俊邁  
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名隸東天官告子將行既

縫裳既聚糧東人怵惕筆札無敵謙云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乎無迷而止

說旱

公自注初中丞嚴公節制劍南日奉此說年譜云寶應元年公在成都上嚴武說旱時嚴武為成都尹節度劍南東西川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不知踈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者又以革削矣獨獄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為獄無濫繫者乎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况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

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則和氣應矣躬自踈決請以兩縣及府繫為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踈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衆人之望也隨時之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膏雨滂足即岳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斂是老男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為至仁之人常以正道應物天道奚近去人不遠

### 東西兩川說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卒多經河隴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差堪戰子弟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亦密侵掠印雅子弟不能獨制但分漢勁卒

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馮陵本自足也推量西山印雅兵馬卒叛援形勝明矣頃二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闕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獨漢卒偏裨將主之竊恐備吐蕃在羌漢兵小眈而豐隙隨之矣况軍足姦吏滅剥未已哉愚以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賞申其哀恤致其驩忻宜先自羌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而優勸旬月大決治矣仍使兵羌各繫其部落刺史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入州都管在一羌王或都關一吐襲刺史是羌之豪族發源有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肆與奪之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為本式過雪嶺之西哉比羌族封王者言以拔城之功得令成矣襲王如故摠統未已余諸董攘臂何王尹之獄是矣由策嗣先王關王氏舊親西董族

最高怨望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便宜聞止使各自統領不須王區分易制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壯部落無語或縱一部落怨獲群部喜矣無爽如此處分豈惟印南不足憂八州之人願賈勇復取二城不日矣幸急擇公所素諳明于將者正色遣之獠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又徒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亦動為之奈何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種即發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度兵馬但驚動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而還債其地豪族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耕之地流冗之輩近者交互其鄉材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寔不離蜀也大抵抵與兼井豪家力田耳但鈞畝薄斂則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慶人可矣豪族受賃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約富家辦而貧

家創瘼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掌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哉村正雖見面不敢示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兩川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權在進退聞上而已

杜工部文集卷之一

杜工部文集卷之二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歸云公時爲  
司功參軍

問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故供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與之用給郊廟宗社之祀奉養祿食之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地著不撓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業于上庶尹備山甫補衮之能事于下而東寇猶小梗率土未甚闔揔彼賦稅之獲盡贍軍旅之用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欲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于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敝之通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蓋在此矣得游說乎

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之比省費相懸

今茲華惟襟帶關通輦轂行人受辭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歎况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羽先翦於騰鷹啟帷不供於埋馬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駭駢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甯敢怠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入燕王之市欲使輶軒有喜主客合宜閭閻能杼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佇新語當聞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啓之理疏奠之術抑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國作為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道涇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又賴此而殷亦行之自父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既潰渭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岸乃善朋遂使委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蓋寡國儲未贍雖遠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

天使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顏之井又恐煩費居多績用莫立空荷成雲之鋪復擁填淤之泥若然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轉致或闕矣矧夫入煙尚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挺賓主之資副乎求賢救歛謹議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語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掉鞅靡旌斯可用矣况寇猶作梗兵不可去日聞將軍之令親覩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灞上之營何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贍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鬪亭午放其庸保謀乃菽麥以爲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用古伊歲則云暮實慮休止未卜及瓜之還交比翳桑之餓羣有司自掖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爲君也則天之天之大敬授人時十六升自唐侯者

已昔帝舜之為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十登為天子者  
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思既睦九族協和萬邦  
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  
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人聖哲  
未有不以君唱于上臣和于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為而  
理者也主上躬純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拳拳然事親如  
有闕外則悻悻然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庶官但恭  
已而已寇孽未平咎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  
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諸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  
至二子子議論引正詞氣高雅則遺棧感激之後聖朝砥礪之  
辰雖遭明主必致之於堯舜降及元輔必受之於稷尚驅蒼  
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朴於義皇之上自古哲主去一極大臣為  
體眇然坦途利往何順子有說否庶復見于之志豈徒瑣瑣

射策趨競一第哉頃之問孝廉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濟之  
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東以徵事為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徵  
貴切時務而已夫時惠錢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代復改鑄  
或行乎前榆莢後契乃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  
重又穀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有  
千鍾之藏苟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侯大農而  
謂何是以繼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蒙實不敏仁遠乎哉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陳壽戰敗罪相公去官為布衣交上疏救免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勳謀之帝解勳令歸官口勅直放推問故有期狀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忤聖旨既下有司具  
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為幸今日已時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  
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戇舍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  
臣甫誠頑誠蔽死罪死罪臣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聞道

獲謁龍顏猾逆未除愁痛難過猥廁衮職願少裨補竊見房  
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必位至公  
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眾望其允觀瑄之深念主憂義  
形於色況畫一保大素所蓄積者已而瑄性失於簡酷嗜鼓琴  
黃庭蘭今之琴工遊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瑄之愛  
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劓  
覬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始竟闕於再三陛  
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  
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  
軀就列待罪而已死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  
聞謹進

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義郎行在左拾遺臣杜甫狀奏  
為遺補薦岑參狀

宣義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臣等竊見  
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上時輩所仰今諫諍之路大  
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藉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  
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狀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聃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

左補闕臣韋少遊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功七月有為華州郭使君  
作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乾元元年  
夏公出為華州司

右臣竊以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苟活之日  
又陛下猶覲其匍匐相率降款盡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殺

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茲事玄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侯終日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殘孽雖窮寔日甚自救不暇尚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頃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繼至實為平盧兵馬在賊左脅賊動靜之利制不由已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萬一軼略河縣章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軍鄆州西北渡河先衝收魏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銑殷仲卿孫青漢等軍遲迤渡河佐之收其具博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衛之外賊用仰魏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軍渡沁水收相衛賊若迴戈距我兩軍臣又請郭口祁縣等軍慕嵐馳屯據林慮

縣界候其形勢漸進又遣李廣琛魯吳等軍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王師必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圖如狀伏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為閩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年譜云廣德元年公在閩州按集中有王閩州

臣某言伏自陛下山東收燕薊泊海隅萬里百姓感動喜王業再造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唯獨劔南自用兵以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

矣揚琳師再脅普合顛二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  
況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  
矣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  
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哀罷人以安  
反反大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蜀大府也徵取萬計  
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不即為之臣竊恐蠻夷得恣屠割耳  
實為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盤石之  
義明矣陛下何疑哉在選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為之師  
傳則萬無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舊德智略經久平  
事允愜不墮獲於蒼黃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勲庸於  
當時扶泥塗於已墜整頓理體竭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  
梁州既置節度與成都足以又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  
內幕府取給破弊滋其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為聲援是

重斂之下免出多門西南之人有活望矣必以戰伐未息勢資  
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時非  
所以塞衆望也臣於所守封界連接梓州正可為成都東鄙其  
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授人矣伏惟明主裁之尺天  
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之劔  
南諸州亦困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壺以仗  
賢俊思臣特望以親王摠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  
也敢輕易而言及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人鎮撫不缺借如  
大戎倣擾臣素知之臣之兄承訓自沒蕃以來長望生還偽親  
信於贊普探其深意二者報復摩弥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誓眾  
於前後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  
使至帛書隱語累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憂國  
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況臣本隨兄在蜀向二十一年兄既辱身

至夷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臣子之義貴有所盡於君親愚臣迂闊之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道路出吐蕃已來章竊岐隴逼近咸陽似是之間憂憤墮迫益增尸祿寄重之懼寤寐報效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勢奉表以聞

為夔府栢都督謝上表

年譜云大曆元年公至夔州時栢都督公嘗為栢都督

承相栢都督上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殞越策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勳力萬無一稱再三怵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子不逮之過就其小效復分深憂察臣劔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類煩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勸

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間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歛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洽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內救惇獨外攘師寇上報君父曲盡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勅補失墜之目交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之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文

石盤老於神乎始青之天遊目乎浩劫之家泠泠然馭乎風熙熙然登乎臺進而俯乎寒林退而極乎延閣見龍虎日月之君巨于踈梁塞于高壁骨者鬣者哲者黜者視遇之間若寇嚴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之徒青節崇然綠輿駢然仙宮洎鬼官無央數衆陽者近陰者遠俱浮空不定且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

君之尊端拱侍衛之內於天上最貴矣已而左玄之屬吏三洞  
弟子某進曰經始績事前柱下史河東柳涉職是樹善損于而  
家憂于而國剝私室之匱渴蒸人之安志所至也請梗槩帝君  
救護之慈朝拜之功曰若人存思我主錄生之根死之門我則  
制伏妖之興毒之騰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乎老  
君之後獲隱嘿乎忍塗炭乎先生與道而遊與學而遊可上以  
昭太一之威神于下下以昭柱史之告訴于上玉京之用事也  
率土之發祥也惡乎寢而庸詎仰而先生藐然若往頽然而止  
曰噫夫烏亂於雲魚亂於山是單弋鈞罟削格之智生是機變  
邀退攫拾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崢嶸流血不乾骨骸平  
原乖氣橫放淳風不返雖書載蠻夷率服詩稱徐方大來許其  
慕中夏與夫容成中央氏尊盧氏葦結繩而已百姓至死不相  
往來茲茂德困矣矧賢主趣之而不及庸主聞之而不曉浩穰

崩蹙數千古哉至使世之仁者高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今聖  
主誅干紀康大業物尚疵癘戰爭未息必揆當世之變日慎一  
日衆之所惡與之惡衆之所善與之善勅有司寬政去禁問疾  
薄斂修其土田險其走集以此馭賊臣惡子自然百祥攻百  
異有漸天下涵二何其撓哉已登乎種種之民舍夫嗶嗶之  
意是魏乎北闕帝君者肯不乘道腴卷黑簿詔北斗削死  
南斗主生與夫圓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蟲肖翹之物盡驅  
之更始何病予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石鼈老畢辭二洞  
弟子某又某靜如得動如失久而却走不敢貳問

祭遠祖當陽君文

齊譜云開元二十九年公在河南祭  
遠祖于洛之首陽按晉鎮南將軍當

陽侯杜預字元凱乃  
公之十三世祖也

維開元二十九年次辛巳月日十二葉孫甫謹以寒食之  
奠敢昭告于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之靈

初陶唐出自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德降及武庫應乎虬精  
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繕甲江陵役清東  
吳建侯于荆邦于南土河水活活造舟爲梁洪濤奔汜未始  
騰毒春秋主解橐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蒼々孤墳獨  
出高頂靜思骨肉悲憤心骨峻極于天神有所降不毛之地  
儉乃孔昭取象邢山全模祭仲多藏之誠焯序前文小子築  
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石樹此大道論次  
昭穆載揚顯號于以采繫羊彼中園誰其尸之有齊列孫嗚  
呼敢告茲辰以求薄祭尚饗

祭外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榮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羞之奠  
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嗚呼外氏當房祭祀無主伯道何  
罪元陽誰撫緬惟夙昔追思艱窶當太后秉柄內宗如縷紀

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之外父聿以生居貴戚曩結狂  
豎雄伏單栖雄鳴折羽憂心憊二獨行踽二悲夫景分飛忽  
間於鳳皇咄彼讒人有詞異於鸚鵡初我父王之構禍我母  
妃之下室深狴殊塗酷吏同律夫人於布裙罪獲提餉潛出  
昊天不傭退藏于密父成凋瘵溘至終畢蓋乃事存于義陽  
之誅名播千燕公之筆嗚呼哀哉宏之筆從母昆弟兩家因  
依弱歲俱苦慈顏未遠豈無止親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  
所歸誓以偏往測恣光輝漸漬相勗居諸造微幸遇聖主願  
發清機以顯內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邙山之曲列樹風煙  
寒泉珠玉千秋古道王孫去兮不歸三月清天春草萎兮增  
綠頃物將牽累事未欲遂使淚流頓盡血下相續者矣捧奠  
遲迴炯心依厲庶多載之洒掃循茲辰之執躅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年譜云黃德九年公在閩州有祭故相國房公文按唐史唐

字次律文宗幸蜀拜為相肅宗即位靈武瑒請自將平賊戰于陳濤斜敗績遂罷相守邠州繼歷晉陵州刺史廣德元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大尉又按集中有承聞房公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大尉又按集傳史房公以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于閬州曾舍而權璽于彼時公在閬州春祭文明年春晚有別房公墓詩又明年為永泰元年房公啓賓時公在雲安故有承聞房公歸葬東都之

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尊鯽之奠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之靈曰嗚呼純朴既散聖人又歿苟非大賢孰奉天秩唐始受命羣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魏杜行之夫何畫一婁二繼之不墜故實百餘年間見有輔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干紀煙塵犯闕王風寢頓神器圯裂閔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即位揖讓蒼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公實匡救忘餐奮發累抗直詞空聞泣血時遭侵沴國有征伐車駕還京朝廷就列盜本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沉埋赤心蕩折貶官厭路讒口

到骨致君之誠在困弥切天道闊遠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濟會明明我公可去時代費誼慟哭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遺愛二聖崩日長號荒外後事所委不在卧内因循寢疾憔悴無悔死矢泉塗激揚風檠天柱既折安仰翊戴地維則絕安放夾載豈無羣彦我心怱怱不見君子逝水滔二泚涕寒谷吞聲賊壕有車爰送有緋爰操撫墳日落脫劔秋高我公戒子無作爾勞歛以素帛付諸蓬蒿身瘞萬里家無一毫數子哀過他人鬱陶水漿不入日月其怡州府救喪一二而已自古所嘆罕聞知己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禮數為態至此先帝松栢故鄉扮梓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君所履公初罷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見時危急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身愧恥乾坤慘々豺虎紛々蒼生破碎諸將功勲城邑自守鼙鼓相

聞山東雖定灞上多軍憂恨展轉傷痛氤氳玄豈正色白亦不分培塿滿地崑崙無羣致祭者酒陳情者文何當旅襯得出江雲嗚呼哀哉 尚饗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年譜云天寶九年公在何

墓按縣君公之姑也又按公范陽太君墓誌

云縣君適河東裴學期榮期嘗為濟王府錄事

甫以世之錄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賄賂詞客阿諛真偽百端波瀾一揆夫載筆光芒於金石作程通達於神明立得不孤揚名歸實可以發皇后則標格女史竊見於萬年將君得之矣其先系統於伊祁分姓於唐杜吾祖也我知之遠自周室迄于聖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春秋傳云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曾祖其隋河內郡司功獲嘉縣令王父某皇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前朝咸以士林取貴宰邑成名考其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天下

之人謂之才子足升國史有傳縉紳之士誅為孝童故美玉多出於崑山明珠必傳於滄海蓋縣君受中和之氣成肅雍之德其來尚矣作配君子寔惟好仇河東裴君諱榮期見任濟王府錄事參軍入在清通同行領袖素髮相敬朱紱有光縣君既早習于家風以陰教為己任執婦道而純一與禮法而始終可得聞也昔舅歿姑老承順顏色侍歷年之寢疾力不暇於須臾苟便於人皆在於手浹積而形骸奪氣憂深而中搯生塵尊卑之道然因出自於天性孝養哀送名流稱仰允所謂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給祭祀矣維其矜莊門戶節制差服功成則運有若四時物或猶乖匪踰終日黼畫組就之事割烹煎和之宜規矩數及於親姻脫落頗盈於歲序若其先人後已上下敦時懸罄知歸揖讓惟久在嫂叔則有謝氏光小郎之才於姪姒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周給不

碍於親疎泛愛無擇於良賤至如星霜伏臘軒騎歸寧慈母  
每謂於飛來幼童方生乎感悅加以詩書潤業導誘爲心遇  
悔吝於未萌驗是非於往事內則致諸子於無過之地外則  
使他人見賢而思齊爰自十載已還默契一乘之理絕葷血  
於禪味混出處於度門喻筏之文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  
母儀用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甘之美歛結縫線之弊  
展轉忽微欲參謀而縣解指麾補合猶取則於垂成其積行  
累功不爲董修所住著有如此者靈山鎖地長吐煙雲德水  
連天自浮星象則其看心定惠豈遙於揚者哉越天寶元年  
某月八日終堂于東京仁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滅相越六  
月二十九日遷殯于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呼哀哉琴  
瑟罷聲蘋蘩晦色骨肉號号天地感中外痛号鬼神測有子  
長曰朝列次朝英北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長適獨孤氏次

關氏皆稟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寢疾也惟長女在列英牧  
或以遊以宦莫獲同曾氏之元申號而不哭傷斷鄰里悠哉  
少女未始聞哀又足酸鼻嗚呼縣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歛吾  
起塔而葬裝公自以從大夫之後成縣君之榮愛禮寔深遺  
意蓋闕但褐衣在歛而幽隧爰封其所盛飾咸遵儉素眷茲  
昆姪未降天書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嗚呼哀哉有兄子曰甫  
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或曰豈孝童之猶子歟奚孝  
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曰非敢當是也亦爲報也甫昔卧病  
於我請姑姑之子又病聞女巫至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姑  
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之於是  
使甫嘗有說於人客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謚曰義君子  
以爲嘗義姑者遇甚安於郊抱其所攜棄其所抱以割私愛  
縣君有焉是以舉茲一隅昭彼百行銘而不韻蓋情至無又

其詞曰 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

唐故范陽大君盧氏墓誌

唐故范陽大君盧氏墓誌 碑在陳留縣南 碑文云 大君盧氏 諱某 字某 京兆杜氏 之妻 貞節 孝行 著聞 於時 貞節 婦人 莫不 效法 其行 故 碑 誌 云 大君 盧氏 卒 於 陳 留 郡 之 私 第 春 秋 六 十 有 九 嗚 呼 以 其 載 八 月 旬 有 一 日 發 引 歸 葬 于 河 南 之 偃 師 以 是 月 二 十 日 庚 申 將 入 著 作 之 大 塋 在 五 代 祖 宗 隋 吏 部 尚 書 參 政 城 侯 大 父 元 懿 是 渭 南 尉 父 元 哲 是 盧 州 慎 縣 丞 維 天 寶 三 載 五 月 五 日 故 修 文 館 學 士 著 作 郎 京 兆 杜 府 君 諱 某 之 繼 室 范 陽 縣 大 君 盧 氏 卒 於 陳 留 郡 之 私 第 春 秋 六 十 有 九 嗚 呼 以 其 載 八 月 旬 有 一 日 發 引 歸 葬 于 河 南 之 偃 師 以 是 月 二 十 日 庚 申 將 入 著 作 之 大 塋 在 五 代 祖 宗 隋 吏 部 尚 書 參 政 城 侯 大 父 元 懿 是 渭 南 尉 父 元 哲 是 盧 州 慎 縣 丞 維 天 寶 三 載 五 月 五 日 故 修 文 館 學 士 著 作 郎 京 兆 杜 府 君 諱 某 之 繼 室 范 陽 縣 大 君 盧 氏 卒 於 陳 留 郡 之 私 第 春 秋 六 十 有 九 嗚 呼 以 其 載 八 月 旬 有 一 日 發 引 歸 葬 于 河 南 之 偃 師 以 是 月 二 十 日 庚 申 將 入 著 作 之 大 塋 在

縣首陽之東原我大君用甲之穴禮也墳南云大道百二十步竒三尺北去首陽山二里凡塗車芻靈設齋置銘之名物加庶人一等蓋遺儉素之遺意坐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知矣遺奠之祭舉一一家相進曰斯至上將欲啓府君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豈歆飾未具時不練歟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大君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大君易之今茲順壬取甲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且左右僕妾洎斯役之賤皆蓬首灰心嗚呼流涕寧或一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大君積德以常臨下以恕如地之厚縱天之和運陰教之名數秉女儀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薛氏所生子適曰某故朝儀大夫兗州司馬次曰升幼卒報復父讎國史有傳次曰專廛開封尉先是不祿息女長適鉅鹿魏上瑜蜀將承次適河東裴

樂期濟王府錄事次適范陽盧正均平陽郡司倉參軍嗚呼  
三家之女又皆前卒而其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首者  
至於婚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知者咸  
以為盧氏之腹生也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孝謹之名於當  
世矣登即大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女曰適京兆王佑任硤  
石尉曰適會稽賀撫卒常熟主簿其往也既哭成位有若冢  
婦同郡盧氏介婦榮陽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女通諸孫  
子三十人內宗外宗寢以踈闊者或玄纁玉帛自他日互有  
所至若以為杜氏之葬近於禮而可觀而家人亦不敢以時  
繼年式志之金石銘曰  
太君之子儀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亳邑之都終天之地  
享年不永歿而猶視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皇甫氏神道碑文云淑妃皇甫氏神道碑在齊州齊東縣界  
碑版公以少而甘黍鄭氏之實客游寶主之國林遂承斯  
文之託焉按爾雅自甲至癸為歲陽紀也又按鄭氏神道碑  
碑文至天寶四年載為歲陽紀也又按鄭氏神道碑文在  
河南新安縣公集中有鄭氏神道碑文又按鄭氏神道碑  
碑文有鄭氏神道碑文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稱存乎  
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畧周禮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詩  
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蓋所以教本古訓發皇婦道居  
具燕寢之儀動有瓊珮之節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  
取媚閨房雖彤管之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稽  
女史之華實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夫精選淑妃諱  
某姓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高封商於赫有光伊玄祖樹  
德于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此餘美夫  
其係緒蕃衍絃冕所興列為公侯古有皇甫克石則其宗可

知也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正帝圖中有玄晏先生則  
其家可知矣嗟乎我有齊葉承權輿矣我有徽猷展肅雍矣  
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曾  
祖炀皇朝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  
休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在襁褓  
體如冰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乎胎教故列我開元神武  
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哉今上昔在春宮之日詔詰良  
家女擇視可否充備淑哲大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沈靜明珠  
在蚌水月鮮白美玉剋石崖津潤結襦而金印相輝同輦而  
翠旗交影由是恩加婉順品列德儀雖掖庭三千爵秩十四  
掩六宮以取後超羣女以見賢豈淫澤之不流曾是不敢以  
露才揚已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化風俗彌  
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求嗚呼彼蒼也常與善何有初也

不父好柰何況妃亦既遘疾怙如慮在上以之服事最舊佳  
人難得送藥必經於御手見寢始迴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說  
返魂之香漢帝夫人終痛歸來之像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  
乙亥十月癸未朔薨于東京某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  
哉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碧樹霧重青岑天子悼殯素之  
蕪絕惜脂粉之凝冷下麟鳳之銀床到梧桐之金井嗚呼哀  
哉厥初權殯于崇政里之公宅後詔以其月二十七日己酉  
卜葬于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  
道中壺肅事後庭孰云疾疢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于懷  
宜登四妃之列式旌六行之美夫清門華胄積行累功序于王者  
南尹李適之充使監護非夫清門華胄積行累功序于王者  
之有始有卒介于嬪御之不僭不濫是何存榮歿哀視有遇  
之多也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

事有故在疚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吁矣  
有女曰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主子榮陽潛曜官曰光祿  
卿爵曰駙馬都尉昔王儉以公主恩尚帝女為榮何晏兼閔  
內侯是亦晉朝歸美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感形  
于顏色享祀之數缺於洒掃嘗戚然謂左右曰自我之西歲  
陽載紀彼都之外道理遐絕聖慈有蓬萊之深異縣有松檟  
之阻思欲輕卒安得黃鵠未議巡豫徒瞻白雲望閔塞之風  
煙尋常涕泗懷伊川之陵谷恐懼遷移於是下教邑司爰度  
碑版甫忝鄭莊之賓客遊賓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  
步於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泛愛壯心未已不論  
官闕游夏入文季之科兼叙哀傷頗謝有后妃之誄銘曰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驚鴻濤洶二過雨冥  
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 婉彼三東過然開爽綢繆之故昔

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媛孰與爭長 珩珮是  
加翬綸克備先德後已累功居位壺儀孔修宮教咸遂王于  
獎飾禮亦尊異 小苑春深離宮夜逼花間度月同輦未歸  
池畔臨風焚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終極 馮相視祲太史  
晝氛藏舟晦色逝水寒文翠幄成彩金爐罷燠燕趙一馬蒲  
湘片雲 恍惚餘跡蒼茫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恥公主愁  
思求懷于彼日居月諸丘壠荆杞 巖二禹鑿瀾二伊川列  
樹拱矣豐碑缺然爰謀述作歛就雕鏤金石照地蛟龍下天  
少室東立繚垣西走佛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  
不朽維水有源與詞求久

東觀漢記論云董君新序稱子美為皇南淑也碑在開元三年最少  
州開元二年最少也子美按此碑乃附馬鄭潛耀託子美作而  
實主之園材以白頭之葬所也碑云甫泰鄭莊之賓客  
斯文見託其教稱白頭之野老安得謂之少作又銘曰居  
月諸丘壠荆杞列樹拱矣整碑缺然則立碑蓋在葬後也

董君不攷立碑之年但  
據奔年而云故誤耳

杜工部文集卷之二

